

刘明琪 著

金麒麟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刘明琪小说印象

(代序)

白 描

认识刘明琪，是在陕西师大的时候。那时我是一名任教不久的青年教师。七七级学生入学后，教研室安排我为其中一个班讲中国当代文学课程。这是高考制度恢复后首届招收进校的学生，质量自然较高，很多人都有了一定的经历，而由我任教的那个班又是集中这届尖子学生所组成。也是年纪轻心性较强顾虑少，我便夹起讲义走上讲台了。课讲得怎么样，不去论它，令我欣慰的是课程结束，在这个班里我交了一些朋友，都是些很要好、很谈得来的朋友，刘明琪便是其中的一个。

刘明琪是班长，自然和做教师的接触多一些，但我与他熟识进而成为朋友，则是因为他喜欢文学创作。他把他写的东西拿给我看，我发现，这个热情、朴实、颇有关中汉子气质的小伙子，内里却藏就一种灵秀之气。他的作品，浑朴中含有睿智，热烈中不乏理性光辉，构思谋篇颇具匠心，其艺术才能是显然而见的，而且看得出来，他为创作所做准备时间当又不短。共

同的志趣使我们心灵很快沟通，我们探讨社会，探讨人生，探讨艺术无穷的奥秘，两人之间没有了那种师生间的拘谨，没有了那种刻板僵硬的虚套礼仪。这种毫无累赘的交往，自然使我们之间很容易培植起一种特别的友谊。

刘明琪早些时候的作品，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印迹，这无疑与他的出身、素养有关。他出生成长于古代久为京畿之地的长安农村，可以想象，他生活的这块土地上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是怎样启迪并滋养了他的艺术感觉——众多的历史传说，古老的民风民俗，粗犷的秦腔，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这些如同来自母体一样的营养注入他的心灵中，一旦当他用艺术的眼光来审视和表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素养便自然而然地发挥了作用。他早些时候的作品，舒朗，流畅，大都具备生动的情节，人物也都颇有性格。与这种审美趣向相联系的，是他在作品内容上的诗意追求。看得出，他对他笔下所写的一切，充满了感情，生活在他眼里明丽而有光彩，他是怀着一片纯净的爱心来讴歌我们脚踏的这个世界。这样的作品是动人的，动人是一种艺术感染力的显示，如同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但也正是因为眼光过多地停留在这笑脸上，生活中另外一面，沉重严峻的一面，相对表现得弱了一些。我们眼前的世界有孩子灿烂的笑脸，也有老人额上深重的皱纹，而后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更具备深刻的性质。如果是一个力图表现生活本质的作家，那么，他的目光就不能回避后者。

刘明琪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稍后的作品里，他的目光变得深沉了，温馨的诗意仍氤氲于字里行间，但给人以突出印象的，则是对生活深层矛盾的揭示，对人物感情、人物命运的极大关注和深入描写，以及对人生价值的严肃审视和沉重

思索。有时，他的笔锋甚至指向生命本身，探究其生存状况与存在意义，自然而然地使作品带有深邃的哲学意识。当然，他不是孤立地来做这种努力，他很善于为他的作品，为他作品里的人物提供强大的背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抑或是文化的，从而使前台所展示的东西，有了一种必然而合理的依托，也使作品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在写法上，看得出他同样在进行多种探索，早先娴熟的那种行文笔调后来渐渐被新的尝试所取代，当代许多新的手法溶入了他的笔墨之中。我知道，于他来说，这并不是单纯的花样翻新，也不是刻意追求或者勉为其难的努力，而是学养提高之后一种自然的选择和调整。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做了教师，工作要求他具备更高的学识。他刻苦钻研学问，教书写作兼而顾之。在两个方面，他都做出了成绩，这几年来他不断有文学作品问世，专业课题研究上也有成果，有的论文还在全国获了大奖。作学问开阔了他的视野，锤炼了他的艺术修养根基，丰富和刷新了他的思维空间，表现在创作上，必然会引出变化，引出一一种新的面貌来。刘明琪从作学问中获益是显而易见的，他应该意识到并且珍视这一点。这样谈不等于说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可以忽视或放弃生活实践，而是想指出除了生活实践之外，一个文学工作者还应具备别的更丰厚的修养。学问是宝贵的东西，有学问的作家和没学问的作家终归不一样。

我国执地认为，创作搞到一定时候，题材的选择，技巧，手法，文字能力，等等，都会退居次要地位。最终的较量取决于作家的人格。由此而言，作为朋友，我对刘明琪的创作抱有很大期望。他热情、朴实、爽直，责任心和使命感很是强烈，又具备较为扎实的学识，尤为可贵的是在他的血脉里，有一种

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东西，有一种对真善美不可遏止的追求，有一颗善良诚挚之心。这便决定了他努力的价值。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想这种价值会从他更多的作品里有力地体现出来的。

1993年10月于秋风秋雨中

目 录

序	白 描
开白花的夹竹桃	(1)
兵的挎包	(41)
且听下回分解	(54)
自编自演	(71)
夕阳赋	(87)
有歌唱给蓝天	(104)
乡下女人	(117)
郊 外	(196)
月光下的山峦	(206)
乡间小路	(221)
哥哥弟弟	(228)
情种	(234)
子幻	(241)
山籁	(252)
金麒麟	(267)
后记	(319)

开白花的夹竹桃

小妹考上大学，就在我任教的这所大学里读书。才入学那阵，在午后，或者周末的晚上，她常常来到我的住处看我。要么帮我做点事儿，要么就讨几本书翻翻。只是今年开春以来，她突然来得少了，偶尔推门进来，也只坐那么一小会儿。她似乎很忙，每日除了听课，还要出墙报，排节目，参加组织的和自发的大大小的舞会。最使小妹感兴趣的还是春游中的野炊。有一段时间，他们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要出去。翠华山、五台山、楼观台、鲸鱼沟、骊山、华山、茂陵、乾陵……后来就去龙门和少林寺了。每次出发，两天前就着手准备。回来后，少不了又得休整几日。

小妹再来的时候，话就多起来了。她嘴里有许多新词儿；小小年纪，甚至还跟我说到爱情！见我笑她，她便使性儿道：

“哥哥，你不懂生活……”

少顷又重重加上一句：

“你也不懂爱情！你就知道没完没了地看书，看书……”

我没有指责小妹。她那单纯而又透明的眼睛，就像一泓碧蓝清澈的湖水；我怕我的哪怕是一句细微的言辞，会刺伤了她的原本天真的心灵。但是小妹走后，有许久我却陷入了深深的

思索。

难道我真的不懂得“生活”，不懂得小妹讲的那个“爱情”？难道这一切就因为我现在仍然苦苦地迷恋着书本？我想起我的少年时代，想起我泪一般辛酸、诗一般美妙的中学生活。想起那段日子，我的心便隐隐地感到一阵悸痛，同时又有一股淡淡的恋情久久地缠绕着了……

看来，小妹多半不理解，也无法理解做哥哥的心境。

我想我应当讲一个故事给小妹听听，讲一讲只属于我的珍藏了许久的一段记忆。

我讲的，其实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

十年前，在我和小妹现在一般年龄的时候，我在故乡县立高中二年级读书。我们那个学校，解放以来一直是全省七所名牌重点中学之一。“文革”前，因这里年年有百分之九十的应届毕业生考入全国各类大学，因之为千家万户所瞩目。做教师的常常引以为荣，做学生的自然也十分自豪。

不幸的是，当我跨进这所学校的时候，学校的秩序并没有恢复正常。经过一场灾难，文化课虽然增加了，但是学工、学农、学军的任务依然很重。“以学为主”，说是这么说的，究其实不过是一种点缀而已。

我上县中，是一心一意读书来的。我的父亲是个血统农民，一生只知耕耘，无端地却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父亲四十得子，对我这棵“独苗”，除了百般疼爱，余下就期望我在学业上能有出息。我从小向往有一天能考入大学，将来当一名什么“师”或者什么“家”。但是我渐渐发现，在县中，

我很难有一个愉悦而又专一的学习心境。

那时，我喜欢坐在县中外面的田野里读书。校园依源临水，坐落在这条古今有名的川道口上。源是土源，一边高耸，一边伏缓。小漉河从南山深处流来，蜿蜒在对面源坡底下。河水是清澈的，一路哗哗吟唱，牵带出一块块明净的水田和翠绿的菜畦。这是一个美丽无比的地方。清晨，当阳光从源顶黄褐色的脊梁上铺洒开来，满川道便是一个鲜亮碧嫩的世界。水塘映着树影，映着源头，映着远远的山峦和山颠上的云朵。岚霭弥漫在堤岸白杨林里，柔和乳色中，同时就有了一缕淡淡的紫晕。六月里，荷苞还不曾开放，肥硕的莲叶上，闪闪的，尽是珠玑一般的露滴。

白天里，在人们难以涉足的田埂上，常常有大雁和鹭鸶在那儿歇脚、觅食。蓝背的、黄肚的和漆黑色羽毛的水鸟不时从晴空里掠过。有时呱呱地从水田里惊起，有时又从高空直直地坠入一片碧绿丛中。到了夜晚，朦胧的月辉覆笼了一切，天是薄明的，水是薄明的；远远近近，依稀有着天籁神秘的涌响。蛙鼓回应之时，十里川道又添了一种有声有色、缥缈深邃的魅力。

常常是在傍晚，我便独自来到校外小溪岸边读书。我来这儿，不单是为了观赏景色：川道暮霭迷人的风光的确能给人以短暂的调节。更重要的，在这样的氛围里看书，我会获得一种神圣而又旷远的自觉意识。那鲜亮的层次分明的色彩，那悦耳的和谐流畅的音响，以及高耸的山影和恬静的云朵，都会触动我少年的奇妙的遐想。在殷殷的情思中，我会想到家乡以外更广阔的世界，想到未来，想到属于我的有形无形的前景。我深深明白，以我现在的处境，只有发愤努力，甚至自己和自己过意不去，最终才能步入理想境地。这是大自然的丰厚馈赠！有

了这样一个感受，在全天嘈嘈营营的环境里，我一样会求得思想的平静和心境的安宁。

当然，我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每天我能有一段时间来校外看书，是因为我在学校宣传队扮演李玉和，要背《红灯记》台词。这件事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眼里和翻砂背砖一样重要。

其实，李玉和的台词我全在心里装着。真正令我牵肠挂肚的，是迫在眉睫的全市中学生文化课统一考试。这是一场鏖战，我必须拿出全部心劲迎接它的到来。

这天吃过晚饭，我又夹着课本，装作背台词的样儿，一个人来到学校外面的小溪岸边。

四下氛围正好。太阳已经西斜，瑰丽的晚霞映照着清澈的溪水和翠绿的荷塘。除了淙淙的流水声，附近再没有什么响动。菜农们在菜畦里除草，他们的孩子提着筐儿尾随身后，远远地也没有一丝儿声息。在这舒心的宁静当中，我很快就沉进书本里去了。

我记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一百零四个元素，横看一遍，竖看一遍，有时就轻轻地读出声来。太阳落到西山那边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宣传队开会的事儿来。昨天李老师告诉大家，说一位女同学转来县中读书，这同学模样儿出众，戏也唱得极好，宣传队今晚要开会欢迎她呢。

我站起身来，懒洋洋地往学校走去。一路上，我揣测着欢迎会的情形和新来同学的样儿；想到她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角色，便不由又加快了脚步。

“我叫兰兰……”

“我知道你叫兰兰。”

“你呢？”

“我叫丑猫。”

“嘻嘻……”

她笑着弯下腰去，接着挺了几挺，但还是嘻笑个不停。我却分明有点儿生气了。

“刚才开会你怎么不说话？”她终于正色儿说道，“不欢迎么？”

“谁说不欢迎？”我梗着脖子，一只手抓挠着脸腮，“我才要讲，可李老师说散会了……”

是的，刚才开会我是不曾言语，可我是用心看她来的。她坐在窗口灯光下面，我坐在李老师身后的床铺上。这样，她不一定看见我，我却把她看清了。而且满屋的人看不出我在专注地瞅她这个一身新衣的“洋娃娃”。

应当说，她是一个相貌出众的少女。白嫩的脸颊，黑而又细的眉毛；眉下闪一双长而大的眼睛。脸是小小的方型，却坠着一个圆巧的下巴颏儿，再配上端直的鼻头和微微收陷的嘴角，就显得格外生动。当李老师说她的名字，她便款款地站起来；这时候，她的匀称的身段和颀长的双腿就现在窗前明亮的灯光里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漂亮的一位少女。此后十年来，我的足迹曾到过南疆和北国许多地方，见到过许多如花似玉的姑娘，但是少女兰兰，仍以她最为绰约的形象，镌刻在了我的记忆当中。

那时候我真傻，真的。那时候我都那么高了，却还不懂得羞涩，不懂得用羞涩的心理跟兰兰说话，不懂得用羞涩的目光看她的一举一动。

那一刻，我们是在李老师的房子里说话。

“你今年多大？”她很大方，说话爽爽快，不见一丝儿拘谨。

“你多大？”我特别咬重一个“你”字，心想，你是新到的，该我问你才是。

“我十九。你呢？”

“十七。”

“呀……”她惊喜地叫出声，蹦过来站在我的面前，“那你得叫我姐姐了！”

“我不叫！”

“不叫？不叫我撕耳朵呀！”说着，真地伸过手来，装作要撕的样子。

我歪过头，盯住她说：

“我没有姐姐……”

“我就是你姐！”她咯咯笑了一阵，又是撇嘴又是挤眼地，“我比你大，是你的姐姐哩……”

我不示弱，冲她道：

“咱看谁高！”

“谁高？”

“我高！”

“你高怎么样？”

“那你得叫我……”

正说着，李老师撩起门帘进来了。他一边往暖水瓶里灌水，一边吩咐我们：

“留下你们两个，是要告诉你们，全县样板戏调演在‘七一’举行。这次参加的单位多，由县剧团出面组织，县里领导

也临场观看演出。我们这次就上《红灯记》选场。你继续当你的李玉和，你替下原来的同学当铁梅。时间很紧，从现在起就要认真排练……”

李老师真行。他早先大学毕业进了剧团，先做编剧，再当导演；后来犯艺术“错误”从西安下放到县里，教中学又是全县有名的语文教师。他会拉板胡，会弹钢琴，会画画，字也写得十分漂亮。只可惜他生在读书人家了（他的祖父是晚清一位知名的学者；他父亲一样学识渊博，却戴着一顶右派帽子）；倘若出身工农，依他的才能，那他决不会在县中受冷遇的……

我和兰兰从李老师房里出来，顺着铺砖的甬道朝宿舍区走去。甬道平整、湿润，砖缝间生着绒绒的苔藓。在它旁边，是一片葱茏飘逸的合欢树林。

夜幕早已降临了。喧嚣了一天的校园，这时终于归入了难得的宁静之中。不见了西天的新月，只有连缀的星阵，闪一片逃离、神秘的光芒。透过小树林，时隐时现，可以看见教室那边清冽如水的灯光。

走出不远，我心里又想统考的事儿了。在这静谧、宁馨的夏夜里，如若一个人静默地在星光下徜徉，一定能生出许多美妙的幻想。偏偏兰兰这时又活跃起来。起初我走在前面，但她很快就赶上了我的脚步。

“丑……丑猫同学……”她似乎不好意思叫我土气十足的名字，“听说，你是高二的学习尖子？”

“谁说的？”我故作惊讶，心里却甜甜地掠过一丝快意。不仅如此，听她这样说话，我觉着她总算和我接近了一步。这也难怪，许久以来，又有谁把“尖子”放在眼里呢？

“这么说，你承认了？”

“谁承认来?”

“你的口气呀!你反问,就说明是真的哩……”她狡黠地眨眨眼,夜色里,那眸子就像两颗明亮的星星。

分手的时候,兰兰神情凝重地说:

“下星期插班,我一定要老师把我排在你们班里……”

“欢迎。”我淡淡地说了一句,便转身朝男生宿舍走去……

几天后,兰兰果然分到我们班里来了。教室里空位儿只有两个,一个是一组马二宝的桌子,一个是四组我的桌子。我们两个都是高个儿,分别占据着教室的两个角落。起初冯老师安排兰兰和马二宝同桌,但兰兰不肯。她说她拉下课了,想求我帮助。冯老师无奈,同学们更惊讶兰兰对班里情况是那样熟悉。

就这样,兰兰和我同桌了。

兰兰和我不同,兰兰是城里丫头。她常笑我憨,我则看着她傻。因为在我眼里,城里孩子的自我赏识和夸夸其谈,是他们缺少心计的具体表现(后来有许久我还认为,在强手如林的人生竞技场上,他们往往不是拼搏和较量的对手)。好在我们都喜爱学习,因而相互间并不计较对方的偏见。

我们在一起认真听讲。只是教室并不那么安宁。有人在咯痰,力量似乎很强,但不知射到了什么地方。前面不知谁又打隔了,七秒钟一次;愈是想着抑制,却愈是打得嘹亮。马二宝又熟睡过去了,这家伙,别看墙高马大的,扒着桌子睡觉,向来不打呼噜,因而也决不会被前面的同学发现或者被任课老师叫起。

班长李建彬坐在我前面的窗户底下。他旁边是全校闻名的田秀芸。田秀芸是俊俏女子,如果兰兰不来,满学校就数她长

得漂亮。但是李建彬长得难看，溜肩膀，黄头发，眼睛是窄窄的一线，就这样还戴一副眼镜！他们是“社会青年”，初中毕业曾返乡劳动数年，年龄这时都已超过了二十。

班主任冯老师代我们物理，他讲课很“粘”，不就是动量守恒定律一节，他那里又“搅和”开了。亏他还是北大物理系的毕业生呢！我无心听下去，只是一意地想着全市统考的事儿。不想李建彬又摸田秀芸的手了。他的腿肚儿在桌框底下跟田秀芸的腿肚儿紧紧挨着。他低头悄悄说着什么，但是并不看田秀芸一眼。这样，除了我和兰兰，谁也看不出他在和田秀芸说话。

“无耻！”我在心里恨恨地骂了一句。

我希望大家、希望全世界都能看见这不知羞耻的一幕。然而能看见这一幕的，只有我和兰兰了。我想兰兰一定和我一样对此举怀有一种厌恶憎恨的心理，谁知我看她时，她竟低了头，脸红着，长长的睫毛又扑遮在眼睑儿上了。

我不理解兰兰为何是这样一副神态。我甚至有点儿恨她——面对丑恶的东西，她应当仇视才对呀！

这节课差不多就要结束了，我还在生着闷气。我用钢笔尖嚓嚓地在纸头上胡乱划着，既不看李建彬和田秀芸，也不看身旁悄无声息的兰兰。下课后，我扯开凳子，先自从后门走离开了。

临去时我用力甩了一下门板。

——那时候，我怎么就那么傻呢？

统考迫在眉睫，调演也一天天临近了。

几天来，我在帮兰兰补习拉下的课程。我们常结伴来到校园外面的小溪岸边。溪水清冽欢畅，整日里哗哗地向前流着。在

溪水拐弯的地方，有一丛枝叶俊秀的夹竹桃花。时值仲夏，满枝满梢开着洁白的花絮；花团锦簇，又颤颤摇曳在水波下面。我们在它跟前坐了，看课文，记定理，演习题；兰兰长进很快，她原来是个天分不赖的丫头呢！

我和兰兰都很喜爱这丛夹竹桃。在我们那里，夹竹桃多为盆栽，像这样满溪丛生、成云成翳则十分罕见。我们在它袅娜的身影下读书，在它芳馥的氛围里呼吸；几多早晨，几多黄昏，它的圣洁的花簇给了我们多少美好的憧憬！还有那天，当兰兰亲自解出一道复杂的物理题时，我们又是怎样在它身旁欢呼、雀跃的呀！

暮色渐重的时候，我们就去李老师房里排戏。李老师好像抓得很紧。每次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会放下手中的事儿，和我们又说又唱地排练许久。受李老师影响，我和兰兰都能一招一式地认真去做，只是想着要影响即将来临的统考，我心里惴惴地便有些不安了。据说这次考试过后，搁置多年的大学招生制度又要恢复。我掂得出它的分量，知道这是一段真枪实弹的战前演习。

兰兰看出了我的焦虑。有次顺完一个唱段，她先自央告李老师说：

“老师，要考试了，考试后再排练吧！”

“这怎么行？”李老师燃起一根烟卷，面带难色说道，“你们又不是不清楚，为了这次调演，学校把你们烧砖和翻砂的任务免了。要不，”他有意看了看我，“你就得去窑场背砖……”

我们都缄默了。去窑场背砖可不比一曲清唱，那活儿又脏又累不说，只是在这六月天气，窑门里迎面裹来的炙人肌肤的热浪就令人无法忍受。另外，我们都明白在它后面所潜藏的别

一种难以抗拒的压力。

“你们练吧，我得去办公室开会……”

李老师教我们几个步式，然后悒郁地走出门去。他的身影在门口消失许久了，我和兰兰依旧茫然地在屋当中站着。

当我们从茫然中醒悟过来，才觉着应该排练了。是老老实实练习？还是马马虎虎应付？我看了兰兰一眼，兰兰明白了。她同样用眼睛朝我示意，于是我便跑回宿舍，拿来了我的课本和文具。

我钻进李老师作为书房的小隔间里，兰兰坐在前窗桌前看书。

“我替你放哨。”兰兰认真地说，继而又自信地笑道，“如果李老师回来，我大声咳嗽一声。其他谁来，我咳嗽两声……”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她垂下帘布的时候，感激地看了看她。

我打开课本，才要列题，就听兰兰咳嗽了两声。原来是“李奶奶”田秀芸来了。

我侧起耳朵听田秀芸和兰兰说话。

“李老师呢？”

“李老师开会去了。”

“郝丑猫呢？”

“他没来。”

“真地没来？”田秀芸顿了一下，“那咱俩对台词吧！”

“对台词？”兰兰咯咯地笑了起来，“好我的‘奶奶’哩，别说李铁梅，就是鸠山、王连举的，我也能倒背下来……”

她们一块儿出门去了。一会儿兰兰进屋来，喊声“走了”，便又悄没声地坐在了桌前。她的举动，真的就像一个忠诚的哨兵！